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曲洧舊聞

全

宋朱弁撰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六

物有本末

Figure 6

宋朱弁撰

曲洧舊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曲洧舊聞提要

宋朱弁撰凡十卷文獻通考謂一卷誤也書中誌當時祖宗盛德而諸臣言行亦多及之若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尤三致意焉北宋治亂興衰之由粲然若指諸掌頗有良史之風它若文評詩話暨種種攷證亦復徵引典核具見根據通攷列之小說家無乃慎乎

曲洧舊聞卷第一

宋 新安朱弁少章撰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鎬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為萬世利者。今實錄中畧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迨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目也。

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徇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即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纒。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還內。左右密啟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剪裁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親戚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竝不見有場務監官。太祖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已上。一日即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人敢偃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即叱去之。如太陽東升。焜耀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聖度。果為命代真主。豈容測度哉。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

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為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啟。太祖以重違太母之約。不聽。太宗即位。入廬多遜之言。怒甚。召至闕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卧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為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謠。遂以為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即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醕。獨李文靖沆終觴不懌。明日。牛行王相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懽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干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瑞而

封禪之說進。若必為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意表。則何以支梧。沆老矣。茲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皆同。

真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祕識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為言。而不知此識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晃迴迴云。臣讀世閒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屢欲用為宰執。用事者忌之而止。迴即文元公也。

王文正為參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母鍾愛。茲事頗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面。陳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陳謂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幞頭曰。頭

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為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閤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卧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質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於位。裕陵澆奠。索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乃歎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為最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比進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別生事。因為民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或云歷下鎮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皇帝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裕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卻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為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即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遜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况民婦既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嘗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即付臣。無為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

也。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為難也。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諳。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為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所未喻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為真宰相。歐公為真內翰。而康節為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陸離曰。面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謠本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帝王間有留意於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浣濯隨破隨補將徧猶不冒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為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盛飾為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間也。

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晁以道嘗為予言閱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復不載可惜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極懽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間亦無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翼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劍

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叅軍。不釐務處於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慙而死。

昭陵謹惜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得不沈滯。遂降旨。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逮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盛文肅鎮廣陵。蘇參政某客遊過之。嘗獻書文肅。一覽大喜曰。觀君之才。宜應制科。

對曰。下走竊亦有此志。願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文肅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蘇亦不辭。文肅乃薦之。歸朝。又於公卿間為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科。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張錫字脫之。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為害。卒罷之。

蔡君謨得字法於宋宣獻。宣獻為西京留守時。君謨具幕官也。嵩山會善寺有君謨從宣獻留題尚存。東坡評本朝書。以君謨為第一。仁宗尤愛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君謨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欲詔君謨書。君謨曰。此待詔之所職也。吾其可為哉。遂力辭之。

晁以道嘗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竝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楊叔姪以詞章進。刁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為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風度。慶歷間。人材彬彬。號稱眾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蜿蜒磅礴。真能為國產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其詩見余文集中。

祖宗平僭亂。凡諸國瑰寶珍奇之物。皆藏於奉宸庫。自建隆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用也。至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欲一往觀。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詔擇日開庫。設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帑藏。今日觀之。正可為鑒戒。若取以為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宗垂訓之意也。詞色嚴厲。中官皆恐懼流汗。后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

曲洧舊聞卷第一終

曲洧舊聞卷第二

宋 新安朱弁少章撰

張康節守泰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

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

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奉事兩宮太后。盡心色養。有臣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宮在福慶之東西。天子朝夕親視服膳。至通夕不下關鍵。母弟荆揚二王。已冠。猶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諷請。使出閣如故事。帝以為閒親虧孝。黜之於外。

裕陵務尊崇濮安廟。且欲改卜寢園。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諫。一日潞公同對。見衆人紛然而莫得其說。公徐曰。陛下必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則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竝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